



期一十四第

鞏固我們二十年度的崗位

高思佳

獻給散佈在各地民眾裏的青工同志

抗戰促使我們有了飛躍的進步，抗戰使我們改變了一切，抗戰更加強了我們的信心，雖然無數同胞遭了慘殺！偌大都市以及多少精華地方化為廢墟。但抗日的浪潮普遍地在敵人後方，在游擊區，在前線，在後方在一天澎湃一天，廣大的鄉村政治機構在日益健全與鞏固，龐大的武力在不斷的擴充與裝備，大後方的經濟建設在突飛猛進，友邦的同情更形積極地在加緊着實力援助，這一切的一切給予

小言 ◇◇◇ 略談寫報導文 惟基

報導文學是抗戰後崛起的，也是文學中的最忠貞者，他有明快的情調，鋒利的指斥，坦白的暴露，美麗的憧憬，所以寫報導文學必須有幾點要注意的：

1. 寫作者要富於正義感與豐富的情感，那末寫的作品才有奔放的熱情。

2. 寫作者應以純潔的心地來寫，那末他的作品才是真實可靠的。

3. 寫作報導文，切忌形容詞用得過火，風花雪月用得太多，會妨礙報導文的本體。

4. 寫作報導文應有極強烈的社會觀感，那末寫的作品才生動，才有價值。

5. 寫作報導文，在目前取材當然是有關抗戰，但抗戰的作品不一定是大砲隆隆，飛機轟轟的一套，更不一定是××怒吼了，××掀起了烽火這一套，要在平淡中表現出熱情。總之，報導文不能有虛構，益真實益好！

我們的欣懼，該如何地興奮和鼓舞呢？無疑地它已保證了我們抗戰建國前途的燭光苦！但事實也無容諱言：抗戰三年多來，那些受不起「國難苦」的份子，在那裏往後退，在動搖，在逃避現實，在自甘墮落，在荒淫與無恥，在無數魔窟裏忙看「走私」，「發國難財」，「囤積居奇」，「玩女人」，「打廣告」，「大喝大嚼」，……等等的無恥勾當！同時也有些認為自己聰明進步的一小部份，他們表面上掛記，被人牽在那裏當做工具，但他們却閉口唯物，閉口民主，忘記了自己國家在遭受着超絕人間的慘痛，自己民族在堅強地抵抗着異族的侵略戰爭，他們更忽略了每個人的警覺性與自信心。抹殺了整個民族革命戰爭的團結力量，硬生生地強拉人家來做他們的祖宗，除了到處製造恐怖，破壞團結，危害國家利益之外，與漢奸汪精衛及其狗黨的小牙有什麼兩樣！但是這些臺東西的狂妄，爛言、決不能動搖我們堅韌的自信，更不足以利誘我們潔白的氣節，在我們面前，只有抗戰建國，才是我們唯一的要求，而我們決不能與這些昏迷不醒的蟲賊同流合污！

固然，社會上還存在着那些複雜畸形的現象，可能的給我們以附凝，給我們以打擊，雖然，我們每天的生活都打滾在鍋裏，粗糧粥飯和青菜湯水代替了無上享受，曾幾次的餓着肚子爲了工作趕着路，染上了滿身疥瘡還美其名曰「革命拖一天」，隨着一年四季的衣衫，破舊搖爛，簡直不能見人。逢到夏天的時候，蚊子飛來幾乎咬敵機投彈還兇惡，可是同志們都沒有一個人拿出帳子，任牠在辛苦的肉體上咬刺着，致使秋天到來大家患其「抖抖病」的痛苦！加之羣蟲白蟲和跳蚤的打擾，同志們的皮膚早就變了黃白色，但是我們並沒有把這些問題看得很嚴重，相反地這些精神上的刺激，正是我們在工作上與理想中所要求的一些安慰！

阿Q也許有人會罵我們是「傻瓜」，或者也有人在說我們是「阿Q」，或者更有人在說我們是「毛頭小子有啥用」。然而我們決不承認這是一種諷刺或漫罵，嚴正的說一句；抗戰正需要着這種傻瓜兒女一去努力。當然，這値不得我們自豪，也用不着我們自憤。自私，在

清 錢 赴

初迅何

淡淡的陽光半吞半吐地似乎
羞見大地，默默地給清晨帶來
了寒意，字由間頗帶些肅殺的氣
象，秋深了！

然覺得有些依戀，而生活的鞭子急促着，使我不得不拖着沉重的病後的身體和簡單的一肩行李，離開了可愛的家，重跨上工作的

征途，去追續那有意義的鬥爭生
活。

黃包車載着我和行李，在車夫的吃力的拉動中，轆轤地輾過大街小巷，經過了相當的時間，車子在西郭埠船頭停下了，我下了車，等車夫把行李搬下車；我已把車資捏好了，五毛錢，在我認為已經多給了，而車夫却還要向我要求添一毛錢，「先生添一毛錢吧；這樣貴的米，今天還只這注生意」，「哦！詔獎的光價已在百元以上了」。我想起了，就增丁他一毛錢。

出西郭門將快半里路，是所謂養育黨的地方吧。
。突然岸上傳來了響亮的「靠攏來」的聲音，這是
有力的士兵口氣，向岸上望過去，果然岸上站着兩個
個武裝同志，臂章是「玉門」二個字，大概這裏又
X師駐紮着一隊人，這時船夫已順從地把船靠近岸
去，其中的一個軍人，就跳下船來。
——同志，你是那一部份？」他先問到了我，聲
音很溫和。

「省育工團」，我早就準備着。
「有證明文件嗎？」
「有」我把通行證遞給他看。
他反覆的看了幾次，復問我：

「這籃籃是不是你的？」指着放在我面前的籃
籃問我。

「不，我的在那邊」，這樣一來，大概我的行李可以受着優待不被檢查了。他又檢查我對面的一個商人模樣的人：

「有通行證嗎？」
「先生，我是到柯橋去的，沒有通行證」。

雖然已是十點多鐘了，埠船還沒有到。船埠頭並排開着兩爿小飯店，靠河岸放着四五十張桌子，我把行李移在桌子傍，坐着等船，這時我面前就圍上了四五個面色枯黃，憔悴不堪的人，伸着瘦手，向我「先生，做做好事，佈施幾個銅板，救救我們窮人！」這悽愴的聲音把我的心顫動了，人非草木，怎不同情呢。然而我自己的生活費也只夠吃飯，是個買雙鞋襪就要虧空的朋友，做好事那裏談得到，總算每個人兩個銅板打發了他們——這可憐的一羣。

太陽光將與牆壁成了直線，船依舊沒有到，飯店老闆告訴我，這隻往錢清去的船，在這個時候，快要到了，不過它開出去總得在十二點以後。肚裏已骨碌骨碌的起了變化，先就問過飯店老闆，飯是兩毛八分錢一磅，估計那些飯店內放着的平坦坦的

高興飯碗，在我是祇少要吃到四五碗，一頓飯，草
蔬不用，就得塊把錢，這真要算高貴的生活了！
然而終究不能與肚子通氣，祇好照顧了飯店裏
生意。飯是吃得相當入味，一半雖是因爲肚餓，一
半大概還是年成荒的緣故吧！這時幾個討錢的乞丐
，還沒有離開這飯店的周圍，他們露着羨慕和妒忌
的眼光，一時望着飯客，一時唉聲太息。在百物高
昂（尤其是米）的紹興，要想討一碗整碗的飯吃他
們是早已絕望了。

付賬時，飯錢是不折不扣的一元二角六分，還

不算多。這時我所要乘的船已停在飯店門口了，船
客都上岸來吃飯，買東西，我就下了船。

建德一警署

朋友，我到了達德了！

祖先所遺的美德呢？

這兩年來，爲了工作，身子像飛鳥似地奔波着，自進青工團受訓以來，生活更變緊張，曾經跑過浙西臨、於、餘、武及游擊區太湖流域各縣；去年冬天，我父負着工作使命，從浙東跑到錢江上游抗戰前哨的桐廬，在那兒足足住上了十多個月的時間，認識了許多熱忱的友人，共同駐防着抗

戰堡壘，耕耘着建設園地，生活比較平靜，但現在我爲了工作，又別離了他們，鼓起熱情，轉到另一個抗戰場合來了。

這時，我已到了建德，住上工作着；我想把這邊初步所接觸到一些印象，隨便談談，就算別後的通訊吧：也許你已曉得，建德就是舊嚴州府治，地當蘭江與婺江的會合口，在浙江的西陲，環境幽靜得像詩與畫一般的，平和，安適，是前線的後方，雖則戰爭的烽火已爛漫到它的近邊，但於緊張氛圍中還能保持着鎮定姿態，太平景況，加上這兒淳樸的民情，各方精誠團結的氣象，會使你感到一種恬美，輕鬆而又興奮的情緒。

我到了建德首先接觸到的，是民間的節孝牌坊特別多，從東湖進城，一直數到總府前，一共有三十一座，當然囉，還有其他較偏僻所在的牌坊未算入，當地的黨政當局就利用這原有舊建築，裝上新穎抗戰標語，整齊，醒目，深深地印進行人的腦膜中，頗能收到宣傳效果。同時我們從當地節孝清廉牌坊之多，可能推想到以往的社會美風，惟現下因受時俗濡染，風氣特趨浮靡，似未能保持並發揚他們

建德雖爲一個舊府治，但人口只有十四萬光景，抗戰以還，戰區各地移住來的人民很多，現下人口頗有激增可能，又因它接近皖南，住民無疑的要以徽州人爲居多，此外鄰縣淳安紹興等地移此居住，墾殖或經商的，爲數也不少，約佔建邑總人口十分之五六的比數。

民都深深呼喊到了！在米崗「百元會」中，這具力怨尤，沒有痛恨，祇有在牛活——驕子的驕使下努力地站起來，和這米崗的厄運搏鬥！他們每天半勞地工作着，抵抗烈日、風雨和蚊蠅底侵襲，沒有

物回來，至少就三元錢一進款，要是能從董公再承這些貨員還好，目前正值食鹽搶運的時期，需要大量的手車，木輪車和民夫，來完成這運輸繁重的任務，因爲此車，滴酒附近的庶民，精疲丟掉了自己的田不種，捨棄了，自己的家不管，而紛紛去做脚夫！手車夫多數是諸暨人，獨喻車夫秦半爲蕭山人，而臨時雇用的民夫，則都是本地人，然而他們都是調濟貨運的功臣，諸紹間的交通，大部份是靠他們貫通的。

一到貨運較忙的時候，我們可以看見街上的攤戶，小販，都易了稚齡的孩子，爲了一「生活」，他們在協助着他們的父母努力着。要想生活在這米珠薪桂的時候，也儘管一目一且增加，可是在另一方面，「失門酒肉莫一」的情形發顯得可觀了，這種情形，在紹興城內最甚，也可說最普遍，在滴酒似乎也免不了的，然而我們在酒飯館內所屬目的，却不是西裝革履的士紳耆老，而是袒胸赤足的手車腳夫。這，便是所謂畸形發展的情形。

這裏的縣政建設因黨政雙方密切聯繫配合，所以推行得很有成效，地方教育事業亦頗發達，普及又因為當地的黨部當局能確切奉行主義，愛護民眾，以是極得地方信仰！

我到了建德了，我將在當地黨政軍各界精誠合作下盡力工作！

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嚴州

我們買通的。一到貨運較忙的時候，我們可以看見街上的攤戶，小販，都易了稚齡的孩子，爲了一「生活」，他們在協助着他們底父母努力着。要想生活在這米珠薪桂的時候，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不過米儘管荒，百物儘管貴，凍餒的人也儘管一日一旦增加，可是在另一方面，「失門酒肉莫忘」的情形益發顯得可觀了，這種情形，在紹興城內最甚，也可說最普遍，在講道似乎也免不了。然而我們在酒飯館內所矚目的，却不是西裝革履的士紳耆老，而是袒胸赤足的手車腳夫。這，便是所謂畸形發展的情形。